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农家物事(组诗)

刘闯冰

种子

在季节的床上
生儿育女
从故乡出发的种子
最终回到泥土

镰刀

弯弯的欲望
伸向熟透的庄稼
汗水里的盐
照亮正午

锄头

它是笔
土地是稿纸
写着写着
鲜花播响了鼓

簸箕

腮帮子鼓得
老高老高
咬牙切齿也要
把重担挑

扁担

闲着的时候
分明就是一根木材
一旦遇到了知己
开心到舞起来

箩筐

农家的
一双眼睛
见证了山村的
贫瘠与丰盛

水车

见不得稻田干涸
宁愿跑断脚
一条树木做的龙
一出世就不愿闲着

土车

从不说
压力山大
深深的车辙
在推车人脚下

炊烟

厨房这个烟民
一日三餐抽个不停
风把房子吹得呼呼响
那是咳嗽声

犁铧

铁打的嘴巴
什么时候都能说话
醒过来的土地
长满庄稼

菜刀

磨不掉的
是执着
切下去的是
生活

草帽

倒放的窝
试图抵挡太阳鸟
夏天抱着的炭
在头顶燃烧

石磨

所有食物
都喂给了时间
一副好牙口
整日里嚼着悠闲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检察院)



插秧 程贤钧绘画作品

我,林中仙子

柏跃满



白鹏飞舞

志坚摄影作品

我是白鸂,一只优雅的白鸂,头顶黑冠,身披雪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山林沼泽。我被誉为“林中仙子”“林中飞仙”,在民间我有“白凤凰”“山凤凰”之美称。

我双足强健有力,奔跑在山林小径上,奔跑在野草丛生的田野之中。

我的一双翅膀,虽不能在高空飞翔,但紧急时也可以飞越溪流,飞上树梢。

我的啼声啾啾,别有韵味,被称为“啾瑞”,我自古以来被视为吉祥之鸟。

“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鸂。白鸂白如锦,白雪耻容颜。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瞧,在一代诗仙李白笔下,我是如此美丽优雅;在他心中,我价值白璧。

我还被明代文学家、艺术家徐渭赞叹过,他“生平好此鸟”,曾为我作诗七首。徐渭本人也是桀骜不驯,潇洒自如。这一点倒与我们白鸂相似。我曾被人作为贡品上贡,但“性耿介”,渴望自由,向往自由,不愿被人类别驯养。

我是明清时期五品官服上的图案装饰,象征着正直、清廉。

在人类世界里,我属于鸡形目雉科鸂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

正是春花盛开的季节,我的血液里开始涌现一种莫名的躁动力量。我两岁了,在白鸂里算是进入成年了。我长高了,快一米长了。我遇到了那个她,在一处食源充足、空气和水源俱佳的山林里安了家。我们白鸂对生活要求较高,喜食昆虫、植物茎叶、果实和种子等。我们喜爱群居生活,我成了家长,成了几只白鸂的家长。

从此,山林的村前屋后,或清晨或黄昏,留下我们时而悠闲漫步觅食,时而追逐嬉戏玩耍的美丽画卷。我是一只欢快的白鸂,成了山林里的“侠客”“闲客”,无拘无束,呼朋引伴,叱咤林间,好不惬意。谁说我只是一只鸟?我看过清晨的薄雾,见过晚归的霞光,听过树林里的怒涛,吃过可口的果实,饮过甘甜的泉水,闻过人间烟火气。

我以为我们能这样永远快乐地生活着。可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突然间就结束了。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和我的同伴会被不怀好意的人惦记,他们专门设置陷阱,想把我们变为盘中餐。那一天,我遇到了一件令我终生愤怒的事情。有一天,我遇到了几个令我恨之人骨的人。

那天一早,我就外出觅食了。当我满载而归的时候,却没有看见那个熟悉的她。一只白鸂跌跌撞撞向我走来,她慌慌张张泣不成声地告诉我,

连续下了几天的春雨,今天终于放晴了。

虽然已是春天,清晨的阳光中仍然夹杂着一丝清凉,友好地照向整个尖山村,整个村子渐渐亮了起来。鸡鸣、鸟叫打破了窗外的宁静,也唤醒了睡梦中的我。

不管是单位里的同事,还是如今村里的父老乡亲,大家都称我“老姚”。我当了25年的检察官,由于驻村工作队人员调整,今天是我在尖山村驻村任第一书记的第17天。这些天来,慢慢和父老乡亲们融在一起,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感。

早上八点,与往日一样,我与村里的其他干部围坐在一起,讨论今天的工作重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去年五月,全县“厕所革命”现场推进会召开后,“厕所革命”迅速席卷各乡镇村。

“根据排摸登记,全村共有113间旱厕需要整改。按照计划,今年五月份需全部完成整改工作。如今整改到只剩最后一家,大家再加把劲,今天争取搞定,也算是给老姚检察官来我们村‘接风洗尘’。”庆支书说。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声熟悉的召唤声:“支书,老姚,我们走,出发。”循声望去,原来是我们的院的另一名驻村干部小贾。

“好好好,我把有关‘厕所革命’的政策材料装几份,还有防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手册……”话说完,我心里默默地感慨,这个“可怕”的职业习惯,走到哪里都带着。

话期间,我们驱车前往今天的第一家农户——赵大娘家。这家比较特殊,儿子常年在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赵大娘一人。今年73岁的赵大娘身体还算硬朗,在驻村工作的第一天,我就随着村里的干部来过她家。从赵

家里其他几只白鸂都被人抓走了。另外一只白鸂也心有余悸地说,她要不是运气好跑得快,也差一点就被人捉住了。

我发疯一般漫山遍野地寻找。我的心宛如山林里的风一般,东一头西一头,到处乱窜;又如那风中的野草,无助地摇晃着。我奔跑着,从一个山头奔跑另一个山头,从一片树林飞到另一片树林。一天,两天……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我感觉跑不动了,停了下来。我累了,又饿又渴。我打量四周,依稀记得附近好像有一条小溪,一条清澈的小溪,水质甘甜。我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周围很安静。就在白鸂里算是进入成年了。我长高了,快一米长了。我遇到了那个她,在一处食源充足、空气和水源俱佳的山林里安了家。我们白鸂对生活要求较高,喜食昆虫、植物茎叶、果实和种子等。我们喜爱群居生活,我成了家长,成了几只白鸂的家长。

2.

我快速搜索着声音的来源。前方一处茂密的树林里再次传来一声声鸟鸣,似呼唤,似寻觅,似低吟,仿佛似曾熟悉。这声音宛如魔音一般,让我失去了最后的警惕。我几乎不假思索,追星逐日般飞奔过去。距离越来越远,那声音也越来越清晰,持续不断地从一丛树叶覆盖的地方传来。

“不对。”第六感觉让我脑海中闪过一丝不安。我的腿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痛,低头一看,我的腿被什么东西夹住了。霎时,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疼痛让我瞬间清醒过来,我努力挣扎了一下,却被夹得更紧了。当我明白挣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就停止了挣扎。我努力伸长脖子,想看一看这个引诱我上当的是个什么东西。我看到树丛下面隐隐约约藏着一个绿色的鸟状玩具。这声音正在不断从玩具里传来。虽然这个鸟形玩具做得栩栩如生,叫声几可乱真,但它的

眼睛是死的,像一粒石头。

腿部的疼痛越来越重,我感觉两条腿几乎都要断了。我仰望着天空,眼泪涌上我的眼眶。一片落叶飘下,盖住了我的眼睛,遮住了天空,遮住了这个世界,却遮不住我内心的疑问:她怎么了?其他家人在哪里……剧烈的疼痛让我很快就晕了过去,失去了知觉。

当我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被装在一个蛇皮袋里。四周很黑暗,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可是不停的上下颠簸提醒着我可能是在汽车后备箱里。我的身体上还压着另外一个同伴的尸体。我想鸣叫,但是我的喉咙紧紧的,似乎被扼住了一般,发不出一个声音。我叫不出来,喊不出来。

不久,车停下来了。蛇皮袋被粗暴地扔在地上,疼得我死去活来,晕了过去。

“又有口福了,今晚把这几只野鸡炖了。”

“好的,当家的。噢,这只野鸡好像还活着,要不卖给老吴吧,赚几个钱。上次老吴不是说喜欢野鸡的尾巴吗?”

“也行。打电话给老吴吧。”

一张大圆桌子上,一个大铁锅。铁锅冒着腾腾热气,散发出阵阵诱人的肉香。几瓶白酒,四个酒杯满满的。四个中年男人正吃得热火朝天。外套早已脱下,随意地搭在椅子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声音大起来了,似乎是打开了话匣子。

“野鸡的味道就是香,比菜市场里的商品鸡香多了。”

“可不,菜市场里卖的鸡吃的都是饲料,这野鸡吃的可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纯天然,还天天运动。这肉真有劲道啊!这是原生态的肉啊!”

“啥野鸡野鸡的,这叫白鸂,比野鸡珍贵多了,虽然长得像野鸡。”

“嘘,小点声。这白鸂可是国家二

驻村的一天

姚复兴/口述 魏燕/整理

大娘和其他驻村同志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村里的干部因为她年纪大又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时常会过来看看她,跟她聊家常,问问近况。

“赵大娘,我们又来了,最近怎么样?刚下完雨,走路的时候脚下一定要注意。对了,上次来的时候,你说儿子今年‘五一’回家?”

“就是的,就是的。上次你们来了之后,我就把改厕所的事情跟儿子说了,一开始儿子觉得没必要,老姚把补贴政策 and 具体怎么改,也在微信里跟我儿子说了。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五一’回来找你们,把改厕所的事情赶紧办了,还说我年龄大了,早厕不安全、不卫生,改了正好。”

“老姚,可以呀!看来这个驻村工作已经上道了。”

“那可不行,我这是走到哪里干哪里的活,融入群众生活。”

“赵大娘,那就好,有啥困难你就说,我们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儿子回来后你打电话,咱们一起把这个厕所改好,以后你也方便,我们就放心了。”

“成成成,你们一次次看望我这个老婆子,我高兴得很!你们中午在家里吃饭,我给你们做浆水面。”

“不麻烦了,我们还要去宋老汉家。他们家上个月刚把新厕所建好,我们去看看。”

从赵大娘家里出来,有个十分钟车程,我们来到了宋老汉家。

“宋老汉家我前前后后去了4次,经过入户宣传和动员,讲清道理,才得到配合和认可,上个月终于就随着村里的干部来过她家。从赵

邂逅皎平渡

薛培

我们去皎平渡,是去年的冬天,那是检警协作与公安民警一起去四川凉山办案时的一次邂逅。

整整一周,我们一行在昭觉、喜德、冕宁、西昌四地奔忙。那天,几个同事说从德昌到会理的德会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从西昌驾车回成都也很顺畅。我年少的时候曾经随父母在凉山生活、学习过多年,对凉山有着特别的情愫。这方土地有着奇绝的山水,也有别有趣味的风土人文,更有不俗的红色基因,特别是红军长征时在这一方水土留下了“会理会议”“巧渡金沙江”“结盟过彝区”等印迹。而过去,因为时序不恰、交通不便、机缘不巧等,我还从未到过会理。这次可以路过,心绪难以自抑。

我们是沿着245国道前往皎平渡的。初始时,越野车行驶在弯弯曲曲、此高彼低,虽然不够宽阔,但路况良好的沥青道上,听着车载音响内传扬出来的红歌经典,吹着山野河谷间飘拂来的和风,看着窗外已经收摘了果实高高低低、虬枝盘曲的石榴树,感觉十分惬意。行驶过通安镇后,前方正在进行道路拓宽改造施工而不能前行。我们只好询问一个骑摩托车经过的当地村民,是否有其他路可以到皎平渡,答曰有一条盘山土路可以通行,道路还比较崎岖。

几分钟后,我们就驶入了前方的土路,虽然路途比较颠簸,但因为人迹罕至,很少车辆通行,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畅的。在崇山峻岭中忽快忽慢地穿行,不一会儿越野车就轻盈地爬上了山顶。同行的李警官开的是轿车,慢悠悠地跟在后面,但离得不远。待李警官等人跟上山来,我们一起站在山巅上,只见朵朵白云点缀在晴空之中,阳光如瀑布一般挥洒着泼向大地和山峦,眼望着这十分陌生而梦里极其向往的大自然,大家心里顿时无比舒爽。

随后起伏伏地行驶了一段路,转过荞面洞那边的一个山坳口后,正埋头喝水的我听大家“哇”地惊叹了一声,抬头举目一望,原来我们左侧路边就是一个大约有近千千米极其壮观的大深崖!

极目四望,我们所处的大山傲然屹在大地上。大家拽着崖边的茅草或小树丫小心翼翼地探头往下望去,只见整个山体矗立千仞并近乎以80度的坡度斜切下去,线条恣意、粗豪而雄浑。山色苍翠而又苍茫,有一种随心所欲毫无遮拦的凝重和霸气,形成一种逼人的气势,令人有惊栗之感!耳边除了山风传来的原始自然之啸外,没有一丝多余的杂音,空旷而冷寂,让人如处世外。山底是一条迂回曲折似有潺潺细流的小河,最后汇入了远处的金沙江。再回过头来,只见层峦叠嶂显得神秘而又古朴、宽厚,在金色夕阳的映照之下,莽莽苍苍地铺排开来,由近及远连绵不绝直到远方。

那一刻,在泰然自若、神色庄重的大山面前,我们忽然感受到了天地间的自己是何其渺小,仿佛已经被广阔、神秘的大自然所吞噬。

随后领头驾驶的林警官小心翼翼地沿着五米一拐、十米一回曲里拐弯的山路往下行驶,不一会儿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右侧中武山斜坡上的七个硕大红色字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家提心吊胆而又興味十足地吟诵起了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经过紧张的半个小时,越野车悄然滑到了谷底,在金沙江北岸边疾驶片刻就到了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陈列馆。因为公务在身,我们只能匆匆地在馆外快速地浏览了一眼。

皎平渡是四川省会理市与云南省禄劝县之间的主要渡口之一。1935年红军刚刚经过“四渡赤水”,3月底在贵州境内暂时摆脱了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和滇军的围追堵截,进入云南境内后一路昼夜兼程,于4月底快速来到金沙江边,走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时光飞逝。1991年,连接川滇两省的皎平渡大桥落成,天堑变通途,280多米长的大桥横跨金沙江,结束了两岸群众来往靠摆渡的历史,金沙江两岸的村庄也日渐繁华和富裕起来。2020年1月,随着金沙江下游约50公里四川省会东县与云南省禄劝县交界处乌东德水电站的下闸蓄水,皎平渡口被上升100余米的江水逐渐淹没而成为库区,这里已不再是过往的水急浪高,而成为一个波光潋滟的高峡平湖……

山水,是凉山的骨架与容颜,更是她的灵魂和精髓。这里的山水,或许没有多么的精致,也或许没有多么的细腻,更或许会令人忽视或遗忘,但与江水共鸣恣意,同山峰共沐阳光,我们总能感受和体验到山水的粗豪和奔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的风光奇绝。苍莽、巍峨、险峻和连绵不绝地伫立在这方大地上的无尽山脉,从过往的蛮荒、粗犷、冷清转而在新世纪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热土;曾经的金沙江是一条非常狂放的河流,它恣意地从青藏高原一泻而下,如今,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成为哺育中华民族的又一条母亲河。

我想,我们的行程虽然起伏伏、颠颠簸簸,但更有快意、有惊喜。不忘来时路,不惧风雨阻,就会实现我们追求的目标……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